



新中國

集彙「立雪」

著等草荒・立雪
曲等鳴一・仁純

行發店書華新

E223/14

小 引

新區的軍民關係，是當前羣衆工作的重要環節之一。因爲，凡是了解我軍紀律、政策的地區，軍民之間，關係必然和諧，各種工作必然易於展開，生產支前必然有成績。反之，則由於反動派遣謠的一些影響，羣衆對軍隊的傳統恐懼心理（羣衆的這種恐懼心理是歷來軍閥部隊欺壓人民所造成的必然結果，這個結果就是對一切穿軍衣扛槍桿的人底恐懼）而產生隔閡，在一定的時期裏就不會從觀點上根本了解人民解放軍的軍民關係和人民解放軍的階級本質；於是，逃避、應付、觀望的態度就必然產生，產生了這種情形，支援解放戰爭的工作在這一地區的一定時期裏就會受到妨害，就會搞不好，所以，新區的客觀環境需要我們文藝工作者，大大的宣傳我軍一貫的軍民關係底事實，大大的介紹我軍的政策、紀律、這是迫切的，也是普遍的要求。

其次，隨着地區的擴大，我部隊的各級宣傳隊都深入到了新解放的地區，而政權方面，專署以上的甚至是縣的，也都紛紛地成立文工團，然而演出的節目；就是劇本問題，也就成了普遍問題，因爲許多劇本都是適於老區或者是土改時期的作品，有的甚至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當然這樣就距當前形勢太遠了。

爲此，我們選擇了四個比較還能適合於新區的軍民關係底小劇，介紹給大家，雖然不能令人滿意，雖然只是杯水車薪，不過希望能多少做到供給當前的迫切需要。



金 戒 指

雪 立 作
純 仁 曲

金 戒 指

雪立作 純仁曲

(小歌舞劇)

人：

方桂珍 二十來歲，過門剛滿月的新媳婦。

其 夫 二十來歲，城市貧民。

蔣匪連長 三十多歲，老兵痞。

劉 喜 二十歲，溜鬚拍馬的傳令兵。

人民解放軍戰士甲

人民解放軍戰士乙

時：夏天，解放軍發動攻城前後。

地：某被解放中之縣城。

(一陣急促的簡短的開場鑼鼓，充分顯示出將要滅亡的敵人的紊亂的、煩躁的、可怖的崩潰情緒。)

(接奏一曲，方桂珍在台後高聲唱)

方：(一曲A)天哪，天哪！

這可叫我怎麼活？！

(方倒退着在延長的歌詞中隨着音樂快步上。)

(一曲B)家破人散，

夫妻兩分！

苦命我方桂珍，

上月初八才過門；

誰知大禍從天降，

恩愛日月成烟雲。

「遭殃軍」抓走了當家人！

一世難忘，

心頭的恨，

今天天剛明，
我家來了「遭殃軍」，
翻箱倒篋一頓搶，
匣槍一比又抓人，
就把我男人捆出了門！

（慢板）叫我一人，

怎麼安生？

孤苦我又伶仃，

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滿心的怨恨向誰訴？

滿肚子氣忿向誰伸？

我只有痛罵「遭殃軍」！

（白）「遭殃軍」哪，你堵砲眼的天殺的呵！你那天才能死絕戶了呀？你拆房子搶傢俱，你逼人抓人，我夫妻倆個好容易豎鍋立灶贖起個人家，叫你們搶光不說，又把我當家人一根繩子五花大綁裹去當兵，你們，你們好狠心呵！……嗨！……這一下可叫我怎麼活呀，倒不如死了還乾淨，對！（氣噓噓的轉身到家門口，推門進屋又插好門，四下尋找——可配板鼓）那些死八輩的，搶得連個繩子也沒給留下，……怎麼辦？死，死不得，活，活不出去（下意識的在自己衣服口袋裏翻弄，翻出一些破布條之類順手擲地下，最後不注意的翻出個小紙包，拆開來猛然發現是金戒指。）

方：（恍然大悟）呵呀，剛才抓他走的時間，他慌慌張張塞給我這個紙包，原來就是這個金戒指，這是我過門那時娘家的陪嫁，我心思前不幾天深長三催兩催逼着叫兌銀元券已經弄走了呢……唉，可是他又為什麼這樣糊塗呢？為什麼不把這金戒指塞給了「遭殃軍」呢？糊塗！糊塗！……！……！對！我還是拿這戒指把他救回家來！（正欲開門一陣急促的破鑼破鼓聲，媳折回，匪連長及劉喜跌跌撞撞逃上。連長帶大盤軍帽，穿軍衣，劉帶船形帽，上身穿兩件大小不一的單軍衣，下

身草黃破軍褲。)

連：(唱二曲)老弟，劉喜你快快快快快跑！

解放軍的機槍大砲受不了，

你是你是本地人，

快快給我帶個道，

往那兒找？

往那兒好？

劉：(唱二曲)連長，連長你快快快快快跑！

跑的慢了一定要糟糕，

我們兩個穿軍衣，

實在沒法往外逃，

把便衣換，

把便衣找，

連：這時間你上那兒去找便衣，城門跟前老百姓的便衣早叫人搶光了，還等我倆個。

劉：連長，要搜還能搜出幾件！你要不找，穿上軍衣怎麼出去？別說碰上解放軍，就是撞上老百姓見了這身老虎皮，還不把你往死裏打！

連：那好，搜狗日的！

劉：搜！(見門就敲)

連：使勁兒！(用腳幫同蹴踢大門)噲，開門！

方：哎呀，糟了！……(用肩膀頂住門)

連：快快，開門！查戶口來了！

劉：快開門，查戶口！查戶口！死了怎麼的？(連，劉二人拚命推門)(方慌忙中不知將戒指擱何處，忽見桌上有火柴匣，急中生智，忙返回桌前將戒指擱火柴匣，剛放好門就被踢開，蔣匪二人倒栽觔斗摔了進來，方將火柴放口袋裏。)

連：(爬起來向劉)日你媽死人！使這麼大勁兒！(向方)喂，找兩套便衣，便衣！

劉：衣裳，操！你是死了是怎麼的？話都不會說！

連：劉喜，搜！

（連、劉二人入內室，媳機警的取過火柴匣，想找個地方藏起來，剛蹲下身子到牆腳縫想藏，劉、連二匪上，二匪手裏拖着—床被單，一件破大褂，兩條破褲子，一頂舊帽——見媳動作可疑。）

連：站起來！……（媳站）轉過來！（媳轉過，然而右手還揣在口袋裏）（上去搶出媳右手）搗什麼鬼（見火柴匣奪過來。）（媳下意識的驚叫）好！看不出你，你想幹什麼？唔？！

媳：……………

連：幹什麼？……你拿着火柴幹嗎？你想放火？亂七八糟！（順手一拍把火柴匣放到桌上）滾開！

劉：連長你快穿吧，來不及了！

連：（穿大褂、褲子、戴帽）狗日不合身，劉喜！你也快搞一套穿上！

劉：沒有衣裳了！

連：這不是褲子，叫這婆娘把褂子脫給你！（向媳）噲！把你的褂子脫下來我們借一借！

媳：這是幹啥呀？

連：叫你脫就脫！快！

媳：這是咱婦道：……

連：誰管你五道六道的，快脫！

（媳無可奈何地脫褂子）（向劉）她脫下來你就快穿上，還要趕路，（掏出一根烟捲，到桌上取過火柴匣，欲點，又緊張的忙於與劉說話）我們出去啊，一路上都是解放軍，我就裝着做買賣的，我倆個裝成不認識，（見她注意地看火柴盒，誤會是偷聽）你聽什麼？滾開！（向劉）走吧，走吧，老子也不抽烟了，快！（又擦下火柴盒，擦下紙烟）

劉：連長，可是我，………嘿，這兩件便衣又單又薄，夜裏怎麼能行呢？

連：哈呀，你就不會把這被單子拿着，那不是夜裏也有蓋的嗎！

劉：那也好，（見媳欲到桌前取火柴盒，誤會她在偷聽）走開些！

連：走遠些！（向劉）快！當「國」軍沒有這本事還算「國」軍？打抗戰那時候，我在湯恩伯湯司令官名下當兵，司令揩油扣餉，我們就撈不到衣裳穿，那時間那一個還不搶老百姓的？快穿！

劉：連長，還是你老手！

連：別囉嗦了，快！

（劉穿上褲子，接上再穿上褂子。）

連：快走！

劉：（向媳）噲，從這兒穿過劉家火磨轉東小巷出城的路通不通？

媳：…………

劉：住劉家火磨的憲兵跑了沒有？

連：啊呀，快吧！就叫這婆娘到前邊在劉家火磨跟前先探個信兒，看憲兵隊不在我們就過！

媳：我……

連：走！

劉：（向媳打躬作揖）大嫂！人到難處了你行個好！

連：去去去！不去就不行！去探個信回來報告，我倆個在這兒等着你，走！（又推媳）走吧！

（媳無奈下）

連：到裏頭再看看，有沒有值錢的東西帶上點兒！（二人下）

（少停二人又上）

連：日他媽！窮得一點油花都沒有，箱子裏頭也是空的！

劉：倒霉，儘遇上些窮鬼！

（突然近處『光、光』幾下炮聲）

劉：哎呀，進來了！

連：怎麼辦？快逃走！

劉：不行，來不及了！…………

(砲聲中且聞槍聲喊口號聲：「繳槍不殺！」等)

連：快，快！怎麼辦？(在台上直打轉)

劉：怎麼？……躲起來，快躲起來！

(兩人蹶起屁股各據一方，朝後台去的兩邊入口處野鷄鏢頭似的藏起不動)

(砲聲槍聲漸強中，奏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由弱稍強，慢慢的砲聲稀疏，槍聲亦稀疏，衝鋒的脚步聲，馬蹄聲在附近過去，歌曲聲亦漸遠去，槍聲又集中，城內某核心地區。劉喜先驚慌失措的漸轉身起來，滿頭蛛絲，一臉都是石灰，打得彎腰曲背直打噴嚏，找連長，找見後就伸手去抓連長衣裳，連長害怕地舉起雙手背向的站起不敢動。)

劉：連長！

連：(聞劉聲轉過身) 劉喜！(一見劉滿臉雪白) 哎呀！饒命哪！我，我……

劉：(直打噴嚏) 阿涕！阿涕！……連……連長！

連：(滿臉沾的鍋灰，烏黑，嘴裏吃了一嘴灰塵，拚命吐) 劉喜？！(吐灰塵) 呸！呸！……你狗日的，鬼撞起你了？呸！呸！……怎麼搞的？你看你一臉雪白什麼玩意兒？

劉：呵——阿涕！你……呵呀！你一臉烏黑！呵嚟！我們「國軍」，你看那像個人樣？

連：在這兒怎麼行？這是大路上，快跑，快……

劉：呵——嚟！

連：(拉劉) 快走！

劉：呵——嚟！(二人下)

(奏三曲) (從戰鬥轉向平靜。)

(人民解放軍戰士甲、乙扛槍慢步上)

戰士甲、乙 (接唱三曲)

一場惡戰，

我們勝利了，
敵人被我們澈底乾淨的殲滅掉，
你看繳獲了無數的槍和砲，
我們真高興，
我們真歡笑！
掃完戰場，
部隊住下了，
城市的秩序，
很快就要建立好！
你看人民的城市多快樂，
壞蛋要懲辦
好人翻身了！

（二人邊走邊談）

戰甲：嗨，這一回評功會，我們連管保又是呱呱叫！

戰乙：什麼？……你說功臣呵？我看我倆也評得上！

甲：那你總得大夥評呵，光你主觀認為就行了？

乙：送爆破那陣指導員不是當場給我倆記下功了？這又不是個人英雄，大夥立功還不是組織的培養，同志們的幫助！

甲：對呀，這不就結了！

乙：不管怎樣說吧，把敵人消滅了比什麼都痛快！

甲：（發現什麼）噯，你瞧，前面那障礙是不是敵人留下的地雷？

乙：可能是，王八犢子反動派，吃了敗仗了，還留下些地雷來害老百姓！

甲：那可不，他擱在路當中，老百姓不知道的上去就踩響了！

乙：咱起了它吧！

甲：沒有工具呀！

乙：對，我找老鄉家借個鐵鍬把它起了！

甲：走，咱一起找去！

乙：不用，你去那兒守着，別讓老百姓上去踩了，我就上這一家屋裏找找

去。

甲：你可得注意態度呀，新區老鄉對咱們不了解，說不定會害怕！

乙：不怕的，人家害怕咱不會慢慢解釋，咱人民解放軍是爲誰打仗的？對老百姓不好對誰好？

甲：行，我就先過去守着！（一邊掏出一張捲烟紙，又在口袋裏掏烟葉，掏了半天沒有了）噲，老張！把你的烟葉給我一袋！

乙：（順手取出烟布袋倒一些給甲，自己也用烟斗裝一斗。甲下）怎麼，這家的大門給砸壞了？！有人沒有？（在門口）老鄉，老鄉！……掌櫃的！……老板，……（自語）屋裏大概沒有人兒？！（進去）有人沒有？……糟糕，老百姓怎麼跑了呢？（進裏看一下又出來在外屋）這人家一定叫「遭殃軍」那些土匪搶了，搶得這麼亂七八糟的！那兒去借鐵鍬呀？真糟糕！（把烟袋裏的烟用手指捏捏好）還有匣火柴，抽袋烟再出去找吧！（打開火柴盒，意外的發現了金戒指，一下楞住了）怎麼？這是怎麼會事兒！（取出掂掂分量）看這分量可真是個金戒指，這是怎麼會事呢？噢？！這不就怪了嗎？

（唱四曲） 莫不是粗心人，
撒下戒指他處奔！
莫不就是這房東，
聽見人聲他藏過身？
噲呀呀——
待我將他叫一聲！

（白）老鄉！這屋的老鄉！老鄉！——呵呀，多危險，幸虧叫咱們解放軍看見了。老鄉！——你看，這家老鄉怎麼慌裏慌張把個戒指也忘了？！可是，噯——爲啥他單單忘個戒指呢？不對！

（接唱）也許是老百姓，
故意試試解放軍，
要是這樣太好笑，
解放軍不愛金和銀，

嘴呀呀——

金山也打不動我的心！

（白）好，老鄉對我們不了解，我就在這兒等老鄉回來吧！

（接唱）我耐性等一等，

且等老鄉回家門，

看看我們解放軍，

不愛金錢愛人民，

嘴呀呀——

不愛金錢愛人民！

（把火柴盒照原樣放好，坐下等，約摸有幾分鐘——可配音樂板鼓）

（白）怎麼還不回來呢？不行，我得找工具起地雷去，郭寶全他還等着我呢！

（這時恰好戰士甲上）

甲：老張，你怎麼不出來了？

乙：嗨！出了怪事了！，我一進來，屋裏一個人也沒有，我剛打算要走，忽然看見桌上有一匣洋火，我就想點火抽烟！

甲：你抽了沒有？

乙：沒有呢！一打開洋火匣，裏邊就擱着個明幌幌的金戒指！你瞧！

甲：老鄉呢？

乙：從打進來就沒影兒！

甲：那不就怪了！

乙：可不怪怎麼的？！我心想一定是老鄉忘了，可是這人家什麼都沒放着，就這末丁點兒的戒指怎麼放在桌上呢？我就不信，我又想一定是老鄉有心試一試解放軍愛財不愛財，故意擱下的？嗨！

甲：看你說的？！這麼慌慌亂亂的，老百姓誰還捨得拿個戒指擱這兒試一試？！

乙：那你說是怎麼會事兒呢？

甲：給他擱在原来的地方嗎！我們就走吧！地雷已經叫我用刺刀刨出來了

•我倆走吧！別就攔了！

乙：這傢伙這末攔下行嗎？我看準是老百姓對我們不了解！

甲：那……那他就給他留下個條子得了！

乙：對！（從身上掏出日記本寫）怎麼寫呀？

甲：你就寫金戒指原封未動，請檢查！

乙：對！（寫）可是後尾呢？寫我們番號？

甲：噯，番號是軍事祕密，你就寫上你個人的名吧！

乙：對！（欲寫又止）不行，那末的那不就成了個人英雄主義了？不幹，這是我們解放軍的政策，寫上我個人算啥？

甲：那你……

乙：我就寫『一個解放軍』

甲：『一個解放軍？』人家又不知道你是司令員還是炊事員呢？

乙：我是戰鬥員嗎！好了我就寫『解放軍一個戰士』（寫）對不？……

哎呀，掉了個『個』字，成了一戰士了！

甲：一戰士就一戰士吧！走吧！這下把你個人也保守祕密保守好了！

乙：（把紙條包好戒指放匣內）我們就回連去！

（二人走，剛出門）

乙：不行，不行，等一等，（拉甲回屋）

甲：怎麼的了？

乙：（取火柴盒）我們負責就要負責到底，你攔在桌上，這人家大門又壞了，隨便進來一個壞人一拿不就拿走了？我看呀，把它攔到桌子橫檔上，那末着進來人也不注意，丟戒指的人要來一定會好生找，他要四下裏找管保就能找到！

甲：對，攔橫檔上！（取火柴匣攔在右橫檔上）

乙：不好，還是攔旁邊橫檔上，不顯眼！

甲：對！（重攔右手橫檔上）我們走吧！

乙：走！（二人同下）（奏副曲）

（她在音樂中貼牆慢慢摸索着上四面覓探，餘悸未息，到大街上見沒

（桂珍有人就大胆快步奔跑回家）

桂珍：（接唱五曲 A）急大跑一停心方定，

桂珍我快步轉回程，

一件大事沒做到，

戒指忘記在家門，

撇開腿兒拚命跑，

心裏着急似火燒，

要是戒指我不見，

家活命就沒依靠，

（跑到門口先窺探一下，急進門，到桌上找，到四下找，找不見，焦急萬分）

媳：（失望）這可怎麼辦呀？這可怎麼辦呀？……………

（唱五曲 A）戒指丟得不見影，

窮人偏遇失財的命，

寒霜單打獨根草，

欺我桂珍單身人！

媳：（焦急地一頭撲在桌子上搖幌桌子，火柴盒掉地）哎呀！這不就是洋火匣？！……………

（唱五曲 B）這不就是洋火匣！

爲什麼沒在桌上擱？

爲什麼你憑空掉下來？

（插白）哎呀，但願戒指沒丟失！

心裏喜來心裏跳，

上天保佑別丟掉，

（打開洋火匣）

不見戒指見白紙，

（插白）哎呀，原來白紙包！（驚喜意外的）

（白）這是做夢還是怎麼的，這明明就是我的這個戒指，可怎麼沒丟

呢？這紙片是怎麼會事兒呢？（看紙片）嘿，還有字兒呢，（看字不識）這說的是什麼呀，該許不會是有人搗鬼，噯，可也保不住，這年月人心都刁了，嗨！

（唱五曲 B）我看這事不大妙！

那來的這個白紙條？

是不是壞人搗的鬼？

故意擺下裏圈套？！

（焦急的看字條）這到底是說什麼呢？！這……這，唉！這一定是什麼壞人定的圈套，怎麼辦？……反正……對，我出城回娘家（欲出門去。鑼鼓起）哎呀，有人來了！（掉轉身就轉內室下，）

（其夫在鑼鼓聲後急匆匆的上）呀吓！

夫：（唱五曲）刮民黨真要命，

催糧逼款抓壯丁，

風聲一亂就挨家搶，

今朝又網我去當兵。

嗨呀呀——

急得我女人淚淋淋！

剛才砲火打得真兇，

解放軍打仗真英雄，

一氣攻進了縣衙門，

遭殃軍統通像狗熊。

嗨呀呀——

這樣我才能回家中！

解放軍同志對我講，

抓來壯丁都解放，

發給糧食當路費，

叫我們安心回家鄉。

嗨呀呀——

走在路上喜洋洋！

夫：（到門口）怎麼？大門叫誰碰爛了？（急進門，見沒人）那兒去了？
糟糕。剛遇了解放軍轉了好運，家裏女人不見了！（喊）嚕！在那兒哇？（找）我回來了！……嚟，……人倒羣了，解放了還不走嚟，這地點一沒挨砲，二沒失火，怎麼弄的人也沒了，房也壞了，倒羣！（媳在屋內聞聲探頭探腦上）你幹嗎去了？怎麼不理人？

媳：哎呀，你回來了！

夫：那可不，回來了，解放軍把那些王八犢子「遭殃軍」打败了，把我就放回來了！

媳：我……

夫：（急）怎麼了？你！

媳：我們的金戒指……

夫：怎麼？金戒指丟了？

媳：你小聲，（注意門外）你聽我說，早起你剛一抓走後，就來了兩個「遭殃軍」又把我們屋裏被子呀、衣裳呀搶個精光，把我嚇糊塗了，那時間我把個戒指攔在洋火匣裏沒來及藏，一下就忘在桌上，那兩個刀砍的兇神惡煞的把我逼着叫給探路，剛一出去，城外就打進來了！

夫：你這個人嚕里八囑，到底是遭搶了？

媳：你聽我講呀！

夫：你說到底是丟了沒有咱！

媳：你小聲。

夫：哎呀，你痛快些好不好，怎麼這麼個慢騰騰的脾氣！

媳：我心想這回是丟定了……

夫：你這個人呀，連個不丁點大的戒指也保不住！

媳：我不說了，不問青紅皂白就怪人！

夫：不說就拉倒，真是沒用，看你往後怎麼過日子？

媳：怎麼過日子？

媳：（掏來戒指往桌上一拍）我就賣了戒指當本錢做買賣過日子——